

葉文敏公集

葉文敏公集

序

送少師曲沃公 予告歸里序

送嚴侍郎還 朝序

送成侍御視饜兩浙序

送王十一郎中主試四川序

送周光祿歸養序

送王給事歸楚序

送衛檢討調朔州判官序

送江侯擢九江守序

送某郎中請告序

送汪驛丞序

送中書舍人汪君序

送吳處士序

送朱生歸廬陵序

送醫者朱君序

送吳修齡序

送藥城沈侯序

送錢季霖先生入都序

送嚴胡李三吉士序

贈供奉高君序

贈吳明府序

贈白進士序

贈軒轅明府序

贈族弟某序

贈秦劉黃三子序

贈王生序

贈房輿公序

贈梁逸民序

贈王生宗濂序

李映碧先生壽序

徐進士母七十壽序

夏景初先生八十序

吳封君壽序

姜西溟尊人壽序

章太君七十序

壽金翁振寰八十序

大宗伯王先生文集序

星公子詩序

雲起樓公讌詩序

江南韓中丞贈詩序

秦樂天詩集序

漁洋山人詩集序

嚴蓀友詩集序

董秀才文集序

周魯秀才詩序

徐太學北遊詩序

黃庭表文集序

西南紀行集序

寄阮集序

陸真秘笈序

徐藝初字序

二從子入鄉校序

送計孝廉序

牋附

募修翰林院瀛洲亭牋

葉文敏公集

序

送少師曲沃公 予告歸里序

少師曲沃先生致政之八年

天子特下詔徵赴闕諸門下士相謂曰先生其肯未乎
某曰先生必至已而果至未幾引病抗章乞休

天子不允遣近臣視疾太醫治湯藥諸門下士相謂曰
先生其可去乎某曰先生歸決矣已而果力請得

俞旨以某月日治裝西歸或有問曰子何以知之曰
國家事事超越前代獨臣下進退之間稍為遜古先生

方後游田里

天子嗟念舊臣不告於盛庭不訪於近習特下
尺書徵入自輔說者謂

本朝數十年來無此盛典夫先生豈若小丈夫然哉其
肯專已守固潔一身之名不疾出以成

明主之美傳之又冊夸耀無窮乎今既視政數月中外
號稱無事而先生靜觀川隱憂不釋矣當今之患在仕
進之士嗜得無厭難進易退之節不明於天下而居高
位者又無以倡之先生處百僚之上自以筋力弗堪引
古者老弗任事之義奉身請退以躬行為表率庶幾一

時之人知爵祿之不可倖居爭相勉於庶恥之路其視尋常去位者輕重何如哉故某謂先生之出處得其正或又曰

天子以隆禮起先生不久而聽其去何歎某曰禮得大夫年既老則君賜之几杖安居於家歲時飽遺膳羞被服不絕國有大政則使人就其家訪焉今先生之居不在王畿千里之內

天子特賜乘傳伴官月給人夫廩餼優崇之意有加等矣萬一朝廷有事遣單車之使就而訪之先生雖老深謀遠慮精幹少年所弗如定大策決大疑出之沛如也

故某謂

天子之待先生得其宜於是諸門下士復相謂曰有是
哉微子之言不知先生用心有如此不苟然者也請以
質之先生因述其語為送先生序

送嚴侍御還朝序

贈行奚為有言乎李路將行孔子曰贈以言乎贈以帛乎而晏子亦曰庶人贈人以財君子贈人以言久矣夫言之不可已乎雖然古之工言者或以頌或以規必視其人職之當為而正告之今嚴子官御史應召還闕以言事為職予將何以告之乎伏念一載以來

天子宵衣旰食教詔諸公卿訪求治理而在廷之臣毛舉細故未有取制治清濁之本侃侃然陳之吾

君者此遠近之氣所以結轡而不伸也余天下之患莫大乎無恥不立而習俗日壞始于士大夫而漸被于衆

麻膠結牢固而成不可解之勢吾以為非在上者激勸而更張之將不知其止也古之王者欲天下之有取也必示之以禮使人人自重而後可戒其俸進欲天下之皆廉也必學之以祿使人人自給而後可責其不貪今在位之人其難進而易退者少矣其不以官為家而賸利以自養者抑有少矣此其故不可不思而害可慮也海隅承平國家無事士皆偷合苟容一旦有緩急所謂仗節守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腐有其人乎夫常人之情振厲奮發之會腐材皆知自勉而頽墮委靡之日則賢者不能自拔况乎上一轍視為固然人無愚智

爭趨于此然則政務何由而理民生何由而息人心何
由去邪而從正風俗何由革薄而歸醇以副吾

君求治之至意乎誠欲激勸而更張之母乃如前所云
示之以禮厚之以祿者宜少加之意乎若夫兵農錢穀
簿書獄訟與一利除一害有司之事不足辱吾

君之聽覽明矣嚴子居臺中禁出其偶退而息于家深
思獨觀必能取制治清濁之本侃侃然陳之以懇遠近
之望也故于其行舉其職以贈

送成侍御視罷兩浙序

國家所需者財賦也財賦者國家治平之資財賦足則
理兵馬餉貯緩備急之間綽有餘裕而謀散幹濟之美
出為財賦不足政事不脩是故言財賦於今日無不以
國家所需莫是為先也數必取盈不惟盈也且求益於
盈之外焉司計者以是為才否則汶汶無稱譽吁亦勢
使然矣願吾竊觀古之言足國者或不以供諸官府為
足而以藏諸民間為足夫為是說者又豈無故歎哉
國家財用歲仰給東南而吳中之賦甲天下外此則兩
浙諸郡壤錯趾接其賦之所入時與吳相表裏而權益

之政則吳之四郡獨隸於兩浙鹽使者共轄之使者歲一更

天子往往慎擇其人今御史樂安成君特奉

璽書往督其事君素稱循吏是行也適當度支告絀之時以君之精強心計悉其爬梳鉤散之能正供之外奇羨必多人蓋以是期於君而以為稱職者而余望君之意備不謂然兩浙當閩粵用兵以來歷六七十年商人窳戶無不凋瘵耗斂其於稅課之供方日望其減而何堪有加也浙河東西之間後車苦不休息而水旱為災農末之資盡為海上用師方未已沿海腴壤悉為曠土温

台以北蘇松嘉湖以南轉輸供億靡有寧晷其有能治
甯益工煎鍊為行商居賈什一之利者殆無幾矣凡
此皆

朝廷之赤子也宜何如恤之彼承奉括剋之吏一切以
苛歛趨弊為能其於民之疾苦非盡無聞見者亦非性
之偏近利也喜功競勝之意多以為榮進之途在是而
藉口曰吾以佐國用之不足夫國用誠不足亦思苛歛
趨弊之果能足國者乎竭澤而漁非不得漁而明年則
無魚然林而田非不得獸而明年無獸李梅實多者後
必衰士大夫為國熟計宜何如君儒者所見遠且大至

若梯榮取悅夫豈其意當必有恤商寬窳之政休養生
息尉此邦人者然則以爬梳鉤剔進奇羨之息為君能
吾知君不屑也已君與予死同舉進士余又辱官同朝
輒為一言以附贈處之義願君有以復之

送王十一郎中主試四川序

王子貽上奉命主四川試將行問於其友葉子葉子曰朝廷復以經義取士於今五年以為國家最重者聖人之書士子所習即聖人之道所推衍綴說即聖人之餘論緒言期待之良厚矣而今之名為經義者益務尚得不肯從事乎學不過每歲有司中式取之文句剽而字竊之轉相摹倣僥倖一第則無知之子儼然與縉紳相揖讓而束書不觀文武之道棄如弁髦上如是以求之下如是以應之嘻可慨也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微今吾朝景命方隆中外之士爭

欲以文學自見而經義之敝中於人心如此有識者咸
閔閔焉憂之矧吾子身司厥事者乎敢以告子則又曰
吾子被命拔士而得蜀蜀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以
來代有聞人陳子昂顯於唐蘇氏父子兄弟顯於宋皆
雄駿非常之士迨至於今可稱道者特寡豈天之生才
前後豐嗇之不同與吾聞二蘇登第歐陽公竇知貢舉
當時文士以奇詭相尚文體破壞公痛黜其習務求平
淡典雅士子初怨怒罵讖中稍信服已而文格變而
復正舍經義之敝依託聖人之書而空踈不學其害乃
什伯於奇詭有司拘牽流俗奉文具已行事無敢起而

正之世患無歐陽不患無二蘇今之蜀猶古之蜀也吾
子學博而才高鑑明而守正茲行必勉之母曰一隅轉
移天下之機自此始焉吾與子有厚望矣於是相與酌
酒鄭重而別

送周光祿歸養序

甲寅春吾友光祿周君得請於

朝奉其親歸養也予歌南陔白華二詩送之或謂予曰
二詩之送久矣先儒皆以為笙奏有聲無辭子安得其
詩歌之歟曰否予所歌者東晉廣徵氏補亡之篇也或
曰古卿飲酒禮燕禮鼓瑟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
後笙入堂下瑟南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說者謂小雅
鹿鳴之什凡十篇而終以南陔白華蓋古帝王之風其
道極於朝會而始與家庭故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
華廢則廉恥缺矣文武之世君臣朋友兄弟得其叙車

徒戍卒得其時福祿以綏陰陽以理賢者各獲其所萬物盛多而時和年豐如鹿鳴以下所咏可謂太平之極效然皆以南陔白華為之本今東氏以茂茂之辭欲補前人之亡其於此義豈有能窺萬一者歟曰若奚軫訾東氏為我盡玩其辭可矣南陔之篇一則曰馨爾夕膳潔爾晨羞而猶恐其養隆潔爾晨飧再則曰馨爾夕膳潔爾晨羞而猶恐其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孝子之相戒以養如此斯其為孝友大矣白華之篇一則曰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再則曰蕭蕭士子澗而不渝而不欲其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孝子之潔白如此斯其為庶取大矣夫由一人之孝友而推之

人人無不思孝友由一人之無恥而推之人人無不思
庶恥則天下尚有何事之未治何物之未遂而萬化萬
理孰不權輿於此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
難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東氏之意亦若是而已矣
其可以出於後人而少之哉周君年甚壯其才又甚盛
當膺力方剛經營王事之時一旦舍去其官專求色養
之樂予懼人將疑為匹夫之孝也故歌此二詩以推明
其意周君且曰夫夫也實獲吾心為之適然一笑其必
能信予言矣

送王給事歸楚序

予借王君雪洲同入史館讀書三年予罷官歸君改給事中旋出為山東叅議今年春予補官北上訪之德州則知君未赴官坐事落籍久矣入都之日有為予言君在諫垣教上書論事言甚剴切當國者大怒斥之外復借他事削其官予退而竊歎國家置臺諫之臣使之指陳是非論列利害知之惟恐其不言言之惟恐其不盡也傳曰興王賞諫臣今不賞之而怒之可乎怒之不可而又借他事斥之可乎予憶君憤懣鬱塞必有大不平于心者及見君時蒿目怛中猶殷殷以時事為念曰某

政當與某弊當去語刺刺不休至叩其上書事則又深
然已之不能委曲開牖以成

朝廷納諫之美而有負拔擢任使之意絕無纖毫尤悔
之色噫君之用心與人殊如此可異也未觸雷震犯顏
色之不避鈇鉞之誅以博強諫之名意氣之士倘或能
至于不知身之塞而惟以國之屯為憂不怨上之棄我
而惟以君之未報為戚則非忠愛之誠根于天性而又
學問者不能也君於是乎不可及矣予初入館時見君
斬眉抵掌談笑古今無分纏析竊謂此文學之選也及
君為言官慷慨激烈奏事不撓則又謂此骨鯁之士也

今乃知君忠愛之切與學問之深又如此予之識君曾
不數年而屢見其不同敢為今日之稱君者遂足盡其
生平也我抑予又有感焉君家南楚之鄉屈平宗玉怨
誹悲歌之舊也其流風遺習必有存者而君忠厚和平
之意油然而生始知地之不足以移人而賢者之能正
其俗也君行矣沅江之濱澗澤之畔猶有昔時悲坎廞
而悼失職者乎聞君之風可以翻然而變矣

送衛檢討調霸州判官序

讀書之於吏治果二焉否耶論者言儒生學士謀謀廟堂之上不當責之為吏為吏有民與社錢穀獄訟簿書期會左牽而右掣前跋而後蹇儒者有所不習即習之而憤懣勞苦其心有所弗樂居也是說也予常疑之世之言儒莫盛于孔氏之門季路治蒞子夏為莒父子將為武城子貢仕于魯衛而亦求仲方皆為季氏宰未聞其不為吏也西漢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皆儒者以經術歸吏事而東京卓茂劉矩之徒悉由文學為循吏彬彬稱於時儒之不當為吏然耶否耶於戲今

世之吏恣睢殘罔不足道若其錢穀獄訟簿書期會
辨為輯治名能吏亦不過後事救迹之間赫然稱美而
天下之元氣或反困之日以削吾獨以為儒者非不治
錢穀也而必有惻怛愛恤不得已而去之之心非不治
獄訟也而必有如得其情哀矜弗虐之心至於簿書期
會常以通時務識大體為先倥偬急遽之中從容弗迫
而事亦卒無有廢蓋能吏之效儒者恒兼之而儒者之
所為視之若近鈍而於人心風俗實有無窮之益固非
能吏可與知也昔孔子稱高第弟子之為果為藝為達
未嘗不重其才而他日告之為政者則曰無欲速無見

小利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初無取於後世之才之為兩
漢吏道之美亦以能從事根本不為纖細之治一時无
驚之吏自詡其能而終莫之及由此觀之吏之所尚在
此不在彼斷斷然矣檢討衛先生調荊州之判官霸為
京兆治而判實佐州有吏之責人謂先生儒者經明行
脩不當以吏苦之故為備道為吏所以然如此倘曰古
今風氣不同古之吏不可為今之吏則予誠陋儒之言
而讀書之興吏治果二矣若此者亦非予之能知也

予為此文成或語予衛先生久在鄒閣負時望今
令佐州實非常且此官暫而已豈必以吏事責之

予曰吁是何言也居其位則敬其職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在內在外一也其可以暫而忽之乎嘗見歐陽公貶夷陵時與予師喜書言前世名人當論事愿激不避誅竄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感感嗟怨無異庸人雖韓退之不免宜以為戒又近人被貶傲逸狂醉自說我為大不為小某今後惟有益勤職無飲酒而已於戲前人之用心與世俗相去奚翅萬萬耶然歐公書中復言昨日因叅轉運作旌趨始覺身是縣令則似亦未能釋然於此可悟此念之難運盡也夫君子之道不譽人以已然而

勉人以所當為予文不工竊附贈處之義先生其
知之矣

送江侯權九江守序

昔宗向敏中除僕射真宗意其甚喜賀客必多密使人
覘之還報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闕其庖中竈無一人
帝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至今史榮傳為美談余同年
江侯同知吾鄉事未三期暫撫文章論薦一旦陟九江
守以去九江大府也太守美官也秩真二千石九筮之
堂施黃以表觀熊設於戟阜建於旗不可謂不榮矣人
意侯必色喜而自愛

命旬月以來余一再見之其氣冲然其貌抑然余雖欲
置一賀辭不可得又嘗道經其門值侯出車騎導從未

嘗少加丞之舊蓋侯之於官職其能耐者如此夫世之不能耐者起於視其官太重視其官太重則得之沾沾以喜不得悄悄以怨利害有所不必擇而毀譽是非有惡不及願此孔子之所謂鄙夫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與新息語梁松凡人既當使可賤如卿等不可復賤耳余持此說相今人自朝廷公卿大夫至一命之士揣其情與勢豈有可復賤者乎慮恥於有位而禮義衰於習俗此皆不能耐之故也侯之重不在乎官則其所重者可知矣侯之政績可書者甚多而余獨沾沾舉此者蓋昔春秋之善觀人者往往於舉趾

高早執玉俯仰一嘆息一歌詩間決其人之休咎奈故
信侯之遠大斷斷在此然則侯之能耐者寧止一守而
已他日居殿陛之上為左右輔弼之臣獨特難進易退
之節使人主不敢以貪位罔祿輕量天下之士非他人
必江侯也

送某郎中請告序

國家之用人也為官擇人乎為人設官乎則必曰為官
擇人矣士君子之仕也量而後入乎入而後量乎則必
曰量而後入矣夫為官擇人則非其材之勝任必不肯
漫然與之而苟其量而後入則雖強與以材之不勝任
而亦必不肯漫然受之也唐虞之廷可謂盛矣禹平水
土搜播敷契敷教皋陶作士夷夔之禮樂垂之考和之
矢伯益之鳥獸所主之大小不同終身一官而不相易
無他材各有所宜也孔氏之門一時以為備將相之器
然由也欲得千乘之國教民有勇知方而已求也足民

而外禮樂則俟諸君子已赤也宗廟會同願為小相而已何其兼材之少也後世則不然一人之身方使之治戎又使之主計方使之典禮又使之明刑即令其材無不宜而數月之間人與官未相知而心與事未相習其有所展布斯已艱矣然國家漫然而與之而士君子又漫然而受之吾不知於義何當也余某君自外入為某部主事未幾遷某部員外又未幾遷某部郎中而君遽請告以歸人咸竊：為恠予獨聽之君之材誠無不宜耶美事矯為也君之材有宜有不宜耶則古之大聖賢人有終身各治一術而不相兼者而况於我哉嗚呼

古之道不行於今久矣習壞壞而士皆勇進而怯退致
之而望一官惟恐其不游矣而君顧如此夫國家游一
材臣不過收一人之用爾得一量入之臣則可以風厲
天下使人人思受祿不誣而知為官擇人之義則君之
去其可貴也夫其所察堂淺鮮也

送汪驛丞序

王者設官以治天下曷嘗有一職之可輕而一人之可忽乎哉余觀周官所載如遞傳牧鹿之屬其職至猥而其人至微矣然昔單襄公之假道于陳以聘楚也謂其候不在疆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占其國有大咎而嘗之候人荷戈與柝能盡厥職則風人歌之以為賢似乎國家之治亂人才之賢否皆繫于此其果謂之猥與微者與蓋嘗以今之制考之于古而知今之驛即古所謂遞傳寄寓施舍也今之驛之丞即古所謂候人之掌也而其職之猥與人之微更有甚焉者故語天下之官守

至于驛語天下有官守之人至于驛之丞以為卑瑣齷齪無與可否之列即其人自視亦以為卑瑣齷齪果無與可否之列者也而忽告之曰國家之治亂人才之賢否皆係于此有不流汗變色掩耳却走而不敢信者哉然予少時竊聞父老言明崇禎帝時方隆尚節儉大臣希上旨奏減驛遞十之七八於是西北之民向之力役其中者無從游食悉竄入山谷為盜其後亂兵一呼叛者四應斬木揭竿而起不二十年而明遂亡天下以古之所載証予之所聞驛之所係如此而謂司其事者無與于治亂賢否之數也然歟否歟里人汪生謁選吏部

得陝延安之某驛陝故秦地而延安又明大盜之所
從起也其人喬信雄鷙惡靜喜亂而閭閻之衣食者
每依驛為生生之官其地也可曰我職猥而人微無所
用其心歟而或謂王者設官之意不明于天下今之仕
者率以勢位相臨至如早末之吏困于承奉奔走之間
生雖材俱其無以自奮也是殆不然君子居其位則思
敬其職故桑田委吏雖聖人有盡心于此者矣生其勉
之哉往敬爾職服勤不懈安知上之人無有留心政治
如單襄公曹之風人其人耶然則予之言非獨為生告
亦欲使在位之君子聞也

送中書舍人汪君序

人之最顯者康強無疾形充體悅神葆而精固而其最
不顯者尪羸疾苦憂於其身故無疾之人忽語以疾則
怫然怒而苟其有疾亦必憂愁抑鬱若桂栢之貫體惟
恐不脫去也獨今之士大夫不然仕宦不滿意其私情
有所避與就無故輒自移曰疾而都大官享厚祿者雖
其有疾黃馘而偻行跛曳而踰閭甚且喘呻床第之間
美印至利敬而終不肯輕以疾告嗚呼疾之在人顯而
易見非如學問心術之不可知也而其有與無難定如
此吾嘗靜而觀之彼有疾者說為無疾其害於心大矣

若無疾者自說為疾不過以仕宦之不適意使其一旦
居高位則雖有疾而貪戀瞻顧當必有甚焉者其害於
心豈淺鮮乎老子曰兵莫階于恚莫邪為下人知有形
之疾而不知無形之疾有形之疾時其起居節其食飲
已爾無形之疾中於人心而發為世道之禍固非俞跗
之能療而藥石針灸之可施也已矣乎斯其痼疾已乎
中書舍人李用汪君居京師三載勤於其官會當遷忽
移疾去蓋君有親在堂年高矣欲見其子甚君用是憂
思成疾急請于朝乘其官而歸吁觀君之疾其諸異乎
今士大夫之疾矣人少則慕父母仕則慕君不得於君

則熱中熱中之疾得失交攻於前愈進而愈無厭故已
之為難慕父母而疾則得見父母而止君今歸服其命
服拜二親於堂下擊肥烹鮮手捧一卮為壽一家之內
優游恬愉和氣充塞我知其堂然而起無殺也人或
以疾勞君者則應之曰昔者疾今日愈其亦可乎

送吳處士序

嗚呼士之不貴於世久矣非獨世不知貴士士亦不知
自貴焉聞之語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說者謂周
自文武來新相棧樸之化世德作人士皆守禮自敬重
而秦之君暗鳴叱咤奴僕其士士亦化之寡無鮮恥而
少士君子之行吾獨以為不然夫隨俗習非不能屹然
自立而聽氣數為轉移者齊民之事也若夫士豈世所
得而貴賤之哉周之士固貴矣而秦之士豈果出於賤
乎人徒見儀刑靡斯之流陰陽捍闔巧伺人主之喜怒
以攫取富貴世皆羞稱之不知此孟氏之所譏妻婦爾

彼北土之老人魯之兩生商山之四皓夫獨非秦之士
哉而可賤之乎予少時則知搗李吳處士以志節高常
世今年聞其入都二三故舊外未嘗輕造一人慕而悅
之教請乃得見與之語無所不通茫乎莫測其涯溪窺
其室几案闢然視門外之車馳馬蒼蒼飄風驟雨之過
而喏然不知有身世也嘻異矣哉吾竊歎

國家定鼎以後

二聖相承作今之澤遠追有周之盛而自在位以至韋
布衣阿洪泥士氣之賤反甚於秦漢以為怪今得一觀
履士乃信天下未嘗無士人特未之遇也然則世之我

爲其冠襜爲其衣于于爲列吾前後左右者其可名之
士也哉於康士之行書以送之且志吾感

送朱生歸廬陵序

廬陵朱生彙學於幹臣張先生先生沒生留京師試畢將歸再拜向予別予對之喟然而歎昔孫叔敖死優孟為其衣冠抵掌談笑楚王見之驚謂叔敖再生欲以為相孔融與蔡邕善有虎賁貌邕駭引之上生曰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型於戚之二人者其相似者容氣象間耳猶能動人如此注復道東義一言非先生不言也一趨非先生不趨也吾每見生未嘗不恐先生為即欲不以先生望生我其敢乎即子有言人者百二十年之物耳生死修短不可期而道之不可一日絕傳於天下故

人壽有盡而以人傳人則無盡明者不憂其身不存而憂其道之無傳先生之傳今在於生願生毋誤生之佳矣我何以益生志衰於省欲氣奪於既患心亂於既寒行移於風俗學術轉於邪說有一於此則生雖日言先生之言趨先生之趨祈為先生愈工而先生之去生愈遠矣欲強附若優孟虎賁之論豈可得乎勉之哉生其毋虛我之望獨予與先生同官年六年中間出處不一晚得交於先生往復扣擊最冰末與方幸私淑之有資焉而先生則既逝矣屢歲生存而先生之微言緒論猶可以聞所未聞今生一旦翩然舍我而南此予之悵悵

中懷而不能已一言者也

送醫者朱君序

蓋予少有羸疾年十八九偃然扶杖而行醫者朱君為予言天和陰陽六氣之宜虛實寒暖五臟九竅之變令絕嗜欲屏人事日以方藥相其症之緩急而治之于獲處之室費燕之莫適於戶外而查滓之棄餘如丘陵如是者二十餘年未其言不散怠疾日以瘳而體日以固予用是益歸功朱君朱君曰不然自吾探斯術以遊於世也所接之人壯羸強弱不一其狀然壯且強者聞吾言輒慢易之耽飲而無節溺床第而不知戒至於精枯髓竭朽然者形而已矣而晝夜之間戕其生者靡弗為

夫是以疾一發而不可救而羸弱者得吾言惴惴焉如
死亡之立至終其身不敢妄行則恒足以自存吾烏知
子之羸非子之所以長年者耶以羸者得吾言能自攝
猶如此使壯且強者聞吾言弗節宣而保國焉又何如
哉言已別去復太息曰吾告子保身之道盡此矣匪直
身也國猶是也古今稱富強莫如秦之始皇漢之武帝
是二君者侈心浩大虐使其民而不言營竭府庫之財
而自以為無盡非猶世之湛酒色而不知止者耶漢武
晚節悔艾懂而不亡而秦之君不覺悟不再傳而宗社
移於他姓非猶戕其生者之疾一發而不救耶夫禍者

福所伏禍者禍所倚古之帝王始之兢兢終之兢兢詩
書之文丁寧告戒典吾所言及其壯且強節宣保固有
異耶無異耶其亦有聞之而不慢與易者耶予曰有是
哉向以君為良醫今乃知君為良相雖然吾不足以語
此君始行請書之以俟醫國者

送吳脩齡序

太倉吳君修齡今之振奇人來南京師與予居處三年君素事佛尤好神仙而獨不喜儒者之言予性迂執非先王不稱古昔不道君以二氏之教導予而予則以儒規君然予殖業淺落而君學廣而問多智高而詞辯予雖心知其故不能難也每與鄢陵梁君曰緝長洲汪君茗文曾飲一室梁君蔬食奉佛精禪理汪君博學多通欲無不知以成名三人者相見輒劇談世外詠奇迂誕之事君既雄辯而兩君復佐之予益不能和俛首思睡君據袂瞋目呼予不應則申舌詈不止率以是為嘗今

歲三月君忽聞江淮間有異人長糧策筭將往後為予
留之不可因而竊嘆術家方士之言聽之可喜而卒鮮
成就若捕風繫影之難即也故秦皇漢武竭天下之力
為之而無功君獨奮其匹夫之志銳然求之將欲餐風
吸露與古之所稱神人者並斯壯矣周公孔子之道
不出日用之間若駕輕車策駟馬而抵康莊宜無不可
至而余自束髮就傳是勉聖賢之途迄乎既壯而未有
聞也其何以自解於君哉然予雖偃蹇頽廢每聞君之
詆訶則流汗變色中夜而起欲求其在我者繼絕學於
既墜則君之於余不為無助今君既遠行而梁君奉命

西出汪君雖官於京而予以親老欲謀南歸人生聚散
不常求如向之從容談笑不可時得矣孟子曰入無法
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國恒亡予恐自此以後無有見
予之迂而姍笑之者必將就於晏安自慕自棄而白首
而無聞也則於君之去能無慨然懼也歟雖然歐陽子
有言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者待其疑焉而後
攻之可也君之行或翻然長往如徐福東遊而不還則
非予所得料不然則途窮而思返他日翻然悔悟與子
共勉於儒者之道未可知也姑為此言以俟之

送樂城沈侯序

日者滇閩二叛繼作諸方震動予嘗告人今日最急有賊之虞宜用良將以威賊無賊之虞宜用良吏以安民人問奚謂也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然必有所藉而動而民心國之恃以立也民心定則賊無所依藉矣譬諸人身寒暑勞傷何時蔑有然必有所乘而入而元氣者人之恃以生也元氣壯則邪無所乘矣漢劉渙作難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相繼而起皆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然其時欲反者諸侯耳漢之民不欲也故周亞夫得堅壁以挫之卒不能西壞尺寸之地而身禽國滅魏

毋丘儉諸葛誕前後造逆內據形勝之區外結疆鄰之援然其時欲反者儉與誕黨數人耳觀之民不欲也故司馬氏安坐制其命不踰時而兩人之首懸於闕下竊計今之叛臣其氣力不加於彼但我

國家混一三十載無日不以愛民為事而所謂牧伯守令有斯民之責者卒不肯奉行

上旨未知民心能如昔否耳今宜乘賊未熾中外之地盡去其剝民自奉者並選循良有智勇之吏安撫鎮定之勿使境內秋毫驚擾賊之蠱誘煽惑俱無所用然後以大師臨之脅從之徒自然潰散而乘魁坐縛有期矣

聞者迂之笑而不應未幾滇賊陷黔蜀陷湖南閩賊
亦陷全省所在翻然應之長吏不降即竄今又數月矣
賊逆天犯順宜僥倖一日之勝逞其奔突而反深溝高
壘旅拒王師歛兵不戰此非無意也蓋覘知內地之民
震感靡定而吏又荼之毒之潛遣細人啗我叛弁及一
二姦民脅令為亂今浙西江右及江南宣歙處處告變
蜂屯螳結誅之不可勝誅使我之兵東西奔走不遑食
寢師日罷財日匱而欲坐收其弊可憂非小也嗚呼既
亂之地無可如何矣未亂之地長民者豈可幸其無事
不改故轍泄泄然肆虐於上乎夫民甚卑而難玩甚弱

而不可欺人視為罔羊牢豕而龍蛇虎豹不猛於此也
人視為鉏耰白徒而堅甲利兵不銳於此也平日賄賂
昏說疾視長上特無因而發耳一旦小有警側罕然勃
然我知其勢不可遏矣由是言之求良吏不更急於求
良將萬萬哉今喜沈侯之樂城而其民得一良吏也侯
勿謂我所治百里之地我所牧一邑之民而已人之欲
善誰不如我侯能如是人亦效之如是天下之民皆主
伯亞旅天下之地皆金城湯池內憂不作外難不起賊
失其所藉而不立就殲滅者未之有也夫天下皆迂我
言矣能必侯不迂我言乎雖然不敢不以告也

送錢季霖先生入都序

梁溪錢季霖先生有道之士也嘗一至京師相國魏公待以賓師之禮今年春相國具書幣招之或問予以相國其知人能得士者歟公仰不折節久矣今相國以先生之賢略貴之勢隆尊賢之禮巖穴之士聞風興起孰不願造乎其前哉余曰唯唯否否相國為天子重臣坐廟堂宣教化宜進賢為國以共理天下區區勤疋攬廣結納乃近世士大夫博名高者之事吾知相國之明必不出乎此也荀卿之述周公曰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于

有餘人而君子非之謂周公之禮者賢歟當薦之於王
以共天位不賢如之何與為禮也公孫弘自以起徒步
致宰相于是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人然元光元朔之
間海內多事上之求賢勤矣弘在位七年未嘗薦一士
孟堅書之以志識非志美也相國豈不聞乎或曰子不
通時變古之宰相皆自開府辟士：之仕進舍是無由
也今之銓除一命以上志歸

朝廷其羅天下之士則以科目先生而欲仕乎有

天子之科目在母事相國之薦舉也予曰是何言歟科
目之設以待士之懷珍負奇翹：然自奮于功名者先

生之賢雖強起之猶虞其不肯出也其可以科目羅之乎若謂薦舉之典不行於今則

本朝開國以來敕

詔諸公卿搜訪山林遺佚之士令結綬而仕者尚有其人未聞禁其薦士也相國服官有年其見之多矣或曰然則相國之眷于先生若此而久不聞命何也予曰吾知之矣士之效一官擅一職者因其長而位置之不難也先生之賢如古所稱宿儒大士宜在上左右備顧問漢李太尉嘗言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自頃被徵初至海內望若神明未幾毀謗布流應時折減是故俗論皆

言處士純盜虛聲令之與昔人情豈有異乎夫大臣之舉動天下所觀聽也薦一士焉而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薦一士焉而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相國之望先生者重以厚其待先生者敢輕以忽乎哉書曰則克完之說由繹之嚮相國之于先生聞其名而思見其人今又三年則既克完之又由繹之矣子姑俟之相國必有以處此於是先生行有日矣爰述斯語以祖其行

贈嚴胡李三吉士序

今上即位三年南宮貢士百五十人

上既臨軒策之賜及第出身有差矣復拔其尤十七人為庶吉士而餘杭嚴君江寧胡君臨桂李君與焉予攷庶常之設昉於前明而

本朝仍之不改每三歲殿試諸進士後必選其年少才美者入館讀書命學士二人為教習官給筆札供糜餼日月無間蓋遠之：精而待之：渥如此夫士起徒步之中躋侍從之列優游禁近而人不以為嫌揖讓公卿而衆不以為傲故儒生學士皆嘆為極榮然今之人見

為是官者拘謹端飭無所短長其事權不足制人榮辱
其議論不足搯人緩急則又群營營之曰是何所職業
而奚足重輕為而其人亦遂因之嗒然自喪嗚呼是殆
未取國家用人之意而深思之歟夫朝廷之官內自部
寺之長外迄郡縣之吏無不各有所司獨以儲才育賢
之地不可以簿書期會之教繁其思慮使之虛靜純明
以居其德器而潛心於六經百氏之書熟究乎天人古
今治亂成敗沿革興廢之故優而休焉漸漬以深焉學
既有成矣而後畀之重任以當天下之事而無顛蹶不
克勝之患然則其職誠未易盡而其業亦有未易窺者

與士之居是官者勤講肄之功博辨說之教精於思而不雜純於氣而不搖其知之明必欲通乎天地萬物之奧而無不周其才之克必欲達乎天下國家之宜而無不得將朝而乾夕而惕以辨其職考其業之不暇而人之訾訾奚恤焉不然悠悠歲月怵惕從事徒欲希光席寵為身榮而已人之訾訾即不及而曠職廢業之誚何以自解也哉雖然事權制人之榮辱議論恠人之緩急此今人之福為足重輕者也明國家用人之法辨臣子職業之方此今人之竊笑為迂而不欲聞者也則予之言無巧益甚其訾訾也乎予幸與三君子游不敢以今

人待三君子也故以是告

贈供奉高君序

唐穆宗與柳公權論書法公權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改容知其筆諫也嗚呼人臣之愛君無所不至納約之道亦何者不可盡其心哉今吾高子以書法受知

主上供奉

內庭恩寵冠一時公權之事吾不能無望於高子也雖然吾嘗讀唐史文宗夏日與衆學士聯句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帝擊節賞歎同時諸臣俱避莫及而千戴之下亦以為美

談吾獨病之夫文宗朝內則聞聖擅權外則強藩跋扈
天下騷然值此盛夏顛連之民怨咨於中野我何哉聞
之士暴露於疆場又幾何帝優游宮禁一不之省而後
以夏日之長為樂忘昧於厥艱矣吾意公權是時必且
借詩託諷如宗王之告楚君此大王之雄風庶人安得
而共之者庶幾感悟人主之萬一披薰風殿閣之句工
則工矣於義曷取哉且詩之為道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無事而聞之者足戒其於人臣之進說尤便也公權之
於君可以筆諫獨不可以詩諫歟

今上軫念多事宵旰圖治固不可與唐諸宗比然臣子

忠愛之心無盡高子侍書之暇時：被

命歎所作詩若文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吾故以公權
望之而又以公權之所不能進之也高子勉之矣

贈吳明府序

三韓吳侯治錫六年矣先是甲辰秋侯政成報冢陟行人將發會部議以錫舊令缺賦額若干欲留侯代竣其事始行於是侯復治錫之民相與語曰自侯令吾邑而老者待以養少者待以教也一旦司衡者奪之去吾方恐號呼奔走請留於上而不獲也今不侯請而復以侯還吾民其有幸乎則沾沾以喜錫之士相與語曰不然自侯令吾邑而老者待以養少者待以教也雖然人臣有奉法守公之節朝廷有褒勞勸能之典以侯之賢而司衡者格於例淹之一邑而不盡布其用其有不適

然者乎則戚。以怨余聞之。輒然曰。民之望。知利其
身家而已。言之近於私固也。士之言似公矣。然亦豈遽
為知侯者哉。夫君子之為政也。急其在于己者。而緩其
在手上者。修其職。明其業。在乎己者也。高爵以厲之。厚
祿以報之。在手上者也。在乎己者。跋而圖之。不敢不勉。
在手上者。能之而已。何庸心焉。且夫人惟不急其在于
己者。則己果急其在乎己者。則職誠有不易修。而業誠
有不易明者矣。夫百里之土。萬家之氓。在今視之。則一
邑之長也。在古視之。則公侯之國也。國之中老。者咸遂
其養矣。猶必作而思曰。果無一人之不失所乎。國之中

少者咸若其教矣猶必作而思曰果無一人之不率迪
乎推而極之則博施濟衆克舜以為病而文王之聖不
免視民如傷也侯之心豈不然乎而何暇及乎區區之
祿位也哉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蓋非以勞之
為美勞而不自有其勞之為美也夫勞而不自有其勞
者豈吝：馬詞令色笑之間陽示其不伐乎彼其心實
見夫職之難修而業之難明故其天之也誠而出之也
擊其德既盛則萬民服而上下歸之夫德至於上下之
所歸而為爵厚祿舍吾焉往又豈待求之而始至哉今
天子視遠如通嚮意親民之吏倚以共理之功而司衡

者體 當宁之念以用人休之急乎在己如此則士之
爵與祿有雖欲緩之而不可得者矣吾知民之沾以
喜者終不能留侯而士之戚以怨者必有以慰其望
也

贈白進士序

康熙十四年五月陝西進士白某言逆賊亂秦臣郡延
安騷動願奉尺一

詔間道疾走臣里室

國威靈撫其良氓誅一二不逞者計旬日臣郡可定書
奏報聞余方屬疾聞之驟然興索衣冠造君即與視君
再拜乃出嗚呼賊背天無道戕殺大臣攻陷州郡秦之
民非樂附之也劫於倉卒之暴身君生長西陲熟悉地
勢險易人情虛實文世為延望族行誼信於州里銜
命而往譬以順逆禍福強者殲除弱者解散其功固可

契成致而我與君獨有深慨焉者蓋士大夫不以身為
朝廷用久矣卜式有言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兵與
以來於茲兩檢其有奮不顧生冒險犯難為國家豎立
一事者乎大利大害所爭呼吸之間夫豈一端往者不
能追來者豈盡無可及其有不避雷霆之威痛哭流涕
以安危成敗一抗論

黼座之前者乎向也賊在門庭今也賊在堂與中外泄
泄置罔聞知偶一人言及則動色相戒閉目搖手而不
敢應君新進小生未嘗食一日之祿感激知遇遽欲以
七尺之軀氣血為戮官効其死此予所以撫膺太息發

憤而起願為執轡而惟恐不待者也

天子號咷博求思致非常之士君秩既卑而公卿在位又無為之保任以故言未即用雖然漢七國反周亞夫至洛陽見劇孟喜曰吾謂諸侯已得益：今無動諸侯不足憂一介之士隱若敵國然人視之為向背如此君之賢什伯劇孟自拔而來吾意其卿父老子弟必且曰白君往矣吾屬作賊必無成他日身膏蕭斧何面目對白君翻然改圖求殺賊自贖免汚名為天下笑此情與事之必然者斯語也予當不妄矣

贈軒轅明府序

事有出于世俗之難能而士君子之相期則有進焉者
以其人常為之事不止乎此也士方困約時特立獨行
一非義之不為一非禮之不犯才為獨善其身足矣
及其見知于世出膺天下之務受一命宰一城上而臨
我有人焉中而接我有人焉下而望我有人焉利之當
與何事害之當革何事我之得自行其意幾何我之不
得自行其意而必請于上而後行又幾何嗟乎斯之謂
難則誠難矣蓋孔子論成人亟稱公綽之不欲而他日
又言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何耶

豈非以燕靜寡欲者治一身則有餘而成天下之務或
不足耶今歲夏予過江都江都人嘖嘖軒轅今君不置
謂其自菲任以來清源澇泊終日惟吸菽飲水未嘗以
毛髮累民信乎特立獨行予三為世俗之難能者也然
予竊慮之江都為揚首邑南北之衝夫吏多駐節于此
冠蓋翁集商民雜處吏人多舞文亂法又其賦稅雖不
及三吳諸邑之半而近日功令嚴迫細民困于誅求為
令于其間有上而臨之者矣中而接之者矣下而望之
者矣若盡自度利果盡興而害果盡革歟我之意果無
不行而請于上果無不獲歟使其利盡興而害盡革我

之意無不行而請于上無不獲也君其可以卧而治也
如其利未盡興而言未盡革我之意尚有未行而請于
上有獲有不獲也君宜夙興夜寐以圖其難母曰一非
義之不為一非禮之不犯子：焉獨善其身而令之事
已盡乎此哉善乎歐陽子之言曰為利而不受財道固
當爾達功立業然後為賢嗚呼斯誠可謂士君子之相
期而異乎世俗之陋也予與君同舉南宮竊慕古人贈
履之義故為是說以進噫君其慎藏吾言毋使他人見
之驚怪而竊笑也

贈族弟某序

宗蘇文忠南遷過耒和邑人曾安止獻所著耒耨文志
美其溫雅詳實為作秧馬歌又惜其不諧農器時曾已
喪明不免為後其姪孫之謹續成之凡耒耨耨車屏
棗笠鉏刈篠簣杆臼斗斛倉庾厥類惟十附以雜記勒
成三卷乃始大憐余嘗讀其書而善之夫農之貴於天
下久矣古者四民各業俊者為士朴者為農而工商不
敢與之齒吾吳在為貢為揚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
今國家之賦率取於東南故視農為尤急比年以來人
始游手好閒棄田而不耕至有畝畝之子問以農事猶

面握手而不屑道况其所謂學士大夫者肯援筆而志
之乎此吾所以有感於昔人也余世家石浦以農為業
明正統間文莊公為大官稱名臣子孫始移入城習仕
宦而文莊弟橋東公依外家居安享至今後人服先疇
不廢安享故瘠土而族弟某為農歲食九人當此人人
廢耕之時獨能勤四體自竭其力如此可謂賢矣聞一
至余所叩其所習質以曾氏之書語率多合小有違者
則風土異宜古今不同使然獨其言撮穀法畝必倍收
與古記勝所載區田相類則又曾氏之所無恨其不知
書不能稱述以告來世余竊祿於朝久而無補方將乞

歸退休於農就族弟而學焉辨租稅給公上之暇相與
講明其術試之有驗當持取而記之以補曾氏之未逮
此區區之志而未知能踐與否也

贈秦劉黃三子序

予少迂且慙尤畏見人不得已與俗一接輒而發諸張
目四顧竟日不成一語人皆呼之為駮及與二三相知
促膝密坐微說古昔旁據時事則滔：汨：數千萬言
若決河東注道之不止即予不解其何故也然自考生
平所至落落寡合終日之外其迹如掃故能言之時常
少而不能言之時常多梁溪有三子焉曰秦樂天劉沛
然黃夏孫三子者出處語嘿不能盡同皆好學問遠勢
利冲乎有道君子也予客梁溪兩月三子朝夕遊履踪
跡甚密比古今帝王聖賢治亂興亡之迹仙釋神鬼怪

誕不可究詰之事無所不言肝歎食宵靡寢三子者不
知何取而睡於予予亦不知何幸而得睡於三子也昔
魯人有善織屨錫而欲適越者或謂之曰子善屨而越
人競行善錫而越人披髮挾子之所長而遊不用之國
欲無達窮而返得乎予之屨錫之長而見棄於時達窮
而返也歎教矣噫孰使予多言而忘其過且慙者非益
三子也歟

贈王生序

古先王為天下後世而立師者何其隆也於家有塾於黨有序於術有庠於國有學莫不有師矣太學之禮雖詔於王無此而而當憲老乞言之時天子方自比卑幼袒韝裼以薦其物謔其辭說而况庶人子弟之事其先生長者乎然竊怪古之時凡朝覲會同聘問燕享以及朋友相見必有玉帛筐篚羔雁雉牯之贄以將其誠敬而表其歡心獨於師弟子之魯闕而弗詳豈其即具於士相見之禮而不必特著其文與抑古者大夫為太師士為少師雖閭里之師皆王聘之以食其祿於官而

受業從遊之士不必自修其敬與春秋之時學校衰師
職廢士始以業相師洙泗之濱學者三千人而夫子亦
曰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焉朱子以為修者脯也十
脰曰束意即所謂師弟子之贄者豈其時士之賢而為
師者不得食於官而亦贄弟子之贄以養與又豈其時
之師即有視贄之隆殺以為教之差等而夫子特為此
言以明師之道在彼不在此歟今世郡縣之學皆有官
名為上之所立實無教化之事而士大夫之家庭請士
人以為子弟師亦古家塾之遺也然其為師者我異焉
奔走乎權門黃緣乎巨室皇皇然較贄幣之多寡量飲

饌之豐歉而不知師之何事也延師之家亦如巫醫卜
祝百工技術之流計其直而食之而不知師之何熾也
以故為弟子者扶冊而嬉側弁而俄傲既其師而不以
為怪夫古天子之尊不敢北而其師而自比卑幼之列
今庶人子弟皆得慢其先生長者而視為固然推所由
來皆起於為師者不知自重而惟勢之求之故嗟乎王
制既壞食祿者不能為師而為師者不必食祿士內困
於饑寒而外牽於妻子其不能無動心者勢也然師之
名非可販而鬻之具也乃以謀食之故而至於此良可
悲已當此之時而有卓然不回以斯道自任者視古不

更難與王生某教授都門有以厚贄延為子師者待之
不及禮拂衣去人皆嗤其褻也予獨聞而善之因為述
先王立師之義而慨然今昔之愛使知生之不得為人
師也乃生之所以為人師也

贈房興公序

予自己亥舉進士識閩西房君興公又十四年相遇長安道上蓋君以縣令高第行取入京候考吏部司官與予述其治邑事井然悉有條理他日過其居門庭闢如下簾垂地終日不見一人予喜告人曰朝廷得一良吏部矣未幾

命下則吏部已別除人而君以例候他部需次用或以告予予曰噫嘻此予所謂房君堪為吏部者也國家患吏道之多雜皆由銓曹諸司不得其人必欲得公正無私之士而任之其選擇較他部稍嚴矣而世之任者也

是官之美爭先求之以必得為快夫不澄其源而欲制其流得之不以其道而望其塞倖門絕私實有是理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房君負挺特之材而進退之間斷斷以道自守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房君者惟其能不為吾是以卜其必能為也今之論人不問其材品但計其官資之高下故有不知誰何之人一旦為大官人皆趨走辟易耳而目之轉相欽奉自古之道言之則惟視其人何如耳苟非其人雖居其位不謂之堪也果其人其位雖不至堪者固在也東漢荀淑陳實位不過諸侯相亭邑之長而負公望數十年海

內不以為忝魏明帝問可謂司徒者於盧毓舉處士
管寧次大中大夫韓暨次司隸校尉崔林太常常林夫
三人魏之貴人而寧以處士居其首身不膺一命而當
時言宜居公位者必及之此豈繫乎為不為耶房君苟
能守其介然之節終身不變雖為

天子大臣可予既以語容復書以贈房君子也蓋今之
迂濶而不合於時者使知此言匪以設君蓋用以益望
君之志

贈梁逸民序

明隆慶萬曆間吾邑有高人梁伯龍以能詩歌善度曲稱於天下往聞故老言伯龍身長八尺虬鬚虎鬚音吐如鍾好俠遊所至諸侯王爭客之稍不當意則拂衣去同時詞客悉與交驩囊中携投贈詩文常數百軸蓋其歿至今百年矣而流風餘韻在人耳目間百衰今歲冬予見其曾孫逸民狀貌溫然儒者出其詩示予蕭閒散遠有亭亭絕塵之致世之以詩名者莫能尚也而窮老無所適雖同里之士未有知稱道之者其先後所遇之不同如此予竊觀史傳所載高人逸士棲巖隱谷群木

石友鹿豕老死不見知而不悔然千載之久猶得想望其人者蓋其時恒有王公大人早躬戢體虛左擁篲以成其不屈之名否則必有工文章善紀述者為之闡其潛逸而發其幽光始不至泯滅而無聞於世若君之先人是已令君年垂五十足不越陞步之間名不踰州鄙之外既無王公大人早躬戢體虛左擁篲以成其名庶幾得一工文章者而托焉予雖慕為文詞而又筆力尚弱不能行遠而垂久然則君將何所藉以有見也豈高世之士或傳或不傳亦有幸有不幸歟抑天之靳惜名譽過於富貴福澤而望於其先未免貴於其後歟吾聞

之蓄之深者其流長發之遲者其澤遠以君之學績行
幼如此將來或有覽予之文慨然興起貴君於生前而
揚君於身後其亦未可知者而君姑有待也哉

贈王生宗輝序

人之樂有賢哲之親者何哉為其作之有所自述之有所本教易行而學易立也蓋作之有所自則家庭之間一言動一色笑無在非提命也而教有不行者乎述之有所本則服勞奔走之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無時非觀法也而學有不立者乎記曰良弓之子必善為箕良治之子必善為裘豈不信乎哉嗚呼果如所言則凡世德之家宜其繼體相承代有聞人矣而何古今以來哲人賢士之後踵休儼美克媿其先者恒寥寥也吾嘗思之而得其故矣為常人之子孫易為賢哲之子孫難為

常人之子孫則一才一行有可稱道已足表見於世矣
為賢哲之子孫譬諸仰喬嶽之巔而培塿之不可與凜
高卑也臨江海之渙而溪澗之不可與量深淺也是豈
必朱均之不肯管蔡之敗類而謂之忝所生也哉必如
武王而後可為文王之子則凡子之稍不如武王者皆
有愧於文王之父矣必如子思而後可為孔子之孫則
凡孫之稍不如子思者皆有愧於孔子之祖矣由是觀
之人之有賢哲之親雖甚可樂而亦甚可懼也王生宗
維奉其父命來從予遊欲得一言以為贈予謂生之尊
人翼王氏讀書樂道不求聞達雖其名位未幾通顯而

巍然負儒宗之望蓋今之哲人賢士也生年方少才行
卓犖先自表見雖然為常人之子則有餘矣為翼王氏
之子則未可以自滿也昔文王為世子之法武王帥而
行之不敢有加焉子思學於曾子聞志起一貫之傳作
中庸以翼論語彼一聖一賢者豈非世所稱狗彘教歟
者哉然故：汲：日不遑處有踰中人之困苦其後卒
享賢聖之名追媲其先而不愧生如有意乎此也歸而
求之家庭之間服勞奔走之下當思其作之：難而述
之：不易勿虛乎其所以故而益勉其所未學庶幾乎
以釋其懼而有其樂也是則予之所以語生也夫

李映碧先生壽序

世之進頌乎人者富貴壽考子孫眾多如是斯無不足矣吾則謂為是言者以設世俗尋常之士則可耳若夫大人長德其立身行事世所表率者豈可忘以是稱之乎予嘗讀宋人筆紀文信國未遇時一術士見而歎曰公豐頤廣顙長身山立端然福德他人莫與比也元季有以南台大夫抗節袁廷玉相之曰公大貴大厚福無量當竭忠秉節名垂後世公必勉焉由此觀之昔人之所稱福德者如此此豈世之所稱福德者乎雖然天之於人甚愛惜富貴壽考子孫衆多常不如其愛惜名節

故富貴壽考子孫衆多常不吝以與人而獨是名節之
介或百全而一毀或有初而鮮終偶一差跌終身敗壞
蓋古今以來稱完人者鮮矣管夷吾之仁也魏元成之
忠也而出處之會君子不無遺議焉况其他乎乎少時
則聞昭陽李映碧先生之賢在前明為名諫官以侃直
稱於天下及少長則丁世故先生已杜門不出絕意人
事獨予以姻婭故時獲侍先生見其至性敦篤為舉動不
苟每言及明末人才消長國運興廢之由則流涕嗚咽
竟日而不能已私心竊嚴重之會

我朝初定海內搜羅遺佚方旌之格日下巖谷舊朝之

老倅冠結綬者項背相望先生之門詔書亦屢至焉獨
堅辭引疾僅卧弗應者如是者又將三十年嗚呼士夫
夫平居矯語氣節以為他日致身可操券而驗及夫疾
氣起勁草旃板蕩過忠臣少補事故亂辱亂於中利
害保於外回惑錯互自喪其所守者何限欲如先生之
立志不屈始終一節者豈可多得哉然則先生之所就
若此雖其高貴壽考子孫衆多一之不具君子必為贊
美稱羨而况乎其兼備無遺又世之善頌者無以加也
今歲先生七十同里諸君以先生嘗僑寓於寬有過從
之雅欲製文為壽而為詞於予予不敢以世俗之說言

進而欲為述其生平之大節如此昔信國之子仕元為
學士以文行稱而先生諸子皆有教於時幼子侍江已
領鄉薦尤多文采禮意氣馭三進用文信國初至燕元
欲用之信國曰吾義不食他姓祿若蒙元主恩願以黃
冠備方外顧問則其初念亦未嘗必欲引決也我

朝以寬大為治未嘗絕人之進取亦不強士以失節故
先生得白借立國優游羨愉以享大年蓋其所遇數信
國獨優他日

天子崇重耆老或以安車蒲輪起先生於東海之濱徒
而問道如箕子之陳疇者此又吾輩之私願知不足以

當先生之一噓也

徐進士母七十壽序

古之仕者不出乎其封故進而事君也竭其夙夜在公之節而退而事親備其溫清定省之儀治其饘飽酒醴脂膏之具六國有闕夫是以公與私兩便也其或銜命於四方則有越境之行然不踰時而復而上之人猶為之殷勤曲體勸慰其下一則曰不違將母再則曰將母未諗四牡之詩是也迨及既哀任使不均而行者痛勞者怨然下之人猶得哀痛迫切號呼於上不曰有母之尸爨則曰憂我父母祈父北山之詩是也今之仕者其亦然乎否我國家幅員萬里士沾一命即惟君所使

轍所至窮日月之出入仕而舍其父母妻子比比皆然
上之人無有如四牡之殷勤以慰其下下之人亦無敢
如祈父北山之怨誅以聞諸上嗟乎先王之制必也好
於而家然後康於而國烏有用人之力而忍絕其私者
耶然而尊卑濶絕其來已久天下之願仕者衆在上者
不能周知而偏恤之亦其勢之無如何者也吾以為勢
之無如何在上者不能不聽之矣而下之有親者其於
進退之間尚可審擇而自處焉吾友徐子舉進士將授
官會江南適糧獄起文誤入姓名籍中生羅選徐子顧
沾沾喜曰吾親在今而後吾得專力以事親矣於是奉

其太夫人家居魚菽以代大庖之羞與杖以代文軒鞶服之飾蓋不以己之失職為憂而但以親之得養為樂也自徐子失官十年以來同時獲謫之人稍稍滿雪相次登州人咸謂徐子宜急自暴陳東時奮厲以赴功名之會而徐子如弗見聞若怨一日微書在門奪其膝下之邑養嗚呼若徐子者可謂能自審擇於進退之間矣雖然韓退之稱歐陽詹生之親以為欲其子之顯榮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蓋世之為人親者溺於勢利之榮而不知道義以為養多矣徐子雖孝微太夫人之賢不克成其志如此

君子謂徐氏母子相得益章也於是太夫人春秋七十
同里之士方謀介壽而請文於予余不工祝嘏之詞而
為是說以進太夫人聞之其亦可忻然而御一觴乎

夏景初先生八十序

予年十二三侍先大夫側則聞教稱道邑先正青嶽夏公之賢曰我少從師遊其人往矣而流風餘澤在人耳目間不棄小子識之今世無復斯人也言已蕭客入則又呼予曰小子知之乎此吾師之子景初君也予於此時始識先生嗣後先大夫宦歸先生輒至吾家奕碁飲酒竟日夜予侍狎習時從旁嬉笑先生以小友視予不予嗔也稍長與先生之子秉卿同席學相好如昆弟先生之孫成六復遊於吾門蓋葉氏與夏氏之交四世矣予成進士連歲官京師家人入都必問先生起居安否

家人歸先生亦必訊予遊宦作何狀予請告還里先生
復至吾家往來如先大夫時又數年先生登八十歲月
遷變不足恡我於先生特重有感也予生也晚先大夫
盛時賓客不及見惟記歸田後時時過從先生與鮑翁
考卿周翁旭初三四人而已先大夫棄諸孤予兄弟荒
筮靡所恃見先大夫之客如見先大夫焉然予親覩鮑
翁年八十餘其子不能養寄食友人家周翁亦年八十
一子單弱因乞殘更事歲夏匍匐赤日中不得休予為
請之今始免蓋自王政既闕而老者必需子孫以為養
其夫所而無依者多矣獨先生有賢子若孫服勞奉事

故紛紜叢垢之態不以滑其天和而坐臻優愉恬適之樂此世之人交為先生幸而予之所嘆惜而不能已者也先生年雖老意氣如少年尤好徵說往昔多言青嶺公與予大父贈中憲公交遊故事又言己與先大夫及世父同館讀書館中冊藉几案花木竹石俱有常處庭中置盆砥水畜金魚百頭予外曾大父少白王翁晨起潛入館瞰學徒不在取魚數頭籠袖中急趨去諸學徒匿屏間睨視竊笑歷：在日昔李少君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為鬼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

今予踰四十顛毛種。而先生所說悉予先世數十年
前事。吾家子弟聞之竊疑先生直百歲以上人世之稱
先生八十者妄也。

吳封君壽序

山右古唐魏境其土風偏厚俗尚敦龐民皆織布力生
鮮外慕而士則崇禮義重名節彬彬然有卜子夏段干
木之遺風予雖未至其地而習聞人言風俗之最近古
者莫山右若也逮予入仕以來接四方賢士大夫甚衆
而中心嚮往私淑之惟恐不當者達達得之山右為多
竊謂風俗與時升降天地之氣不能久而不教而在正
者之德意教化又未聞獨厚於彼也而其所以然者何
哉於其復疑其鄉必有父兄長老篤守高曾之規矩以
訓迪其子弟始於一鄉漸於一國故能傳之教子世弟

替而暗者輩出顯榮光大於時也此與滄水吳君銅川
遊君間告予文學無師自為諸生迄成進士皆其封吏
部先生親教之君今確山先生者戒以為身家世清白
嘗一至官舍見君淫虐蕭然喜謂君吾始諒汝心今乃
信汝事矣及君宦吏部則又謫謫勸以清慎勤一歲中
書數至無一語及私予然後一旦豁然向之私心擬議
謂必有父兄長老之教洵不誣也君又告予先生久能
於序丙辰歲當貢入太學得官矣以將榮封遣以讓其
鄉人退老於家予聞告之君子積學道行莫不欲推而
達之天下豈非遇不遇則有天焉然必入孝出弟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人者以為吾雖不得身為之矣而門
人子弟有能舉吾之學見諸施行則與吾身為之無異
也今若處銓衡為國家進退人才其建豎正未有艾
君之志即先生之志也而何以勿仕為嫌哉君之同鄉
在朝者屬予為文為先生壽予既重諸公請又因先生
知山右風俗之美與賢士大夫之多所以然故為樂道
之并以贊於君如此昔東漢張酺歷仕至公位父常居
田里酺每違職輒一詣京師違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
酺府奉酒上壽時人榮之君方官於朝而先生原強
無恙或幡然而來一省其子予得搤几杖從諸賓後拜

請一言之益當必有日矣

姜西溟尊人壽序

古之善言事親者無過於孔子孔子之言曰啜菽飲水
盡其歡斯為孝矣夫人子之於親莫不欲違時奪身期
一日之通頸列鼎而食選教而奉以娛其親庶幾慊乎
其志也而孔子歎曰菽水之歡若以事親之量無有
加乎此豈無為而云爾哉吾嘗見今之仕者汲汲如不
及問其故曰為吾親也而一命甫膺身非己有其或不
幸而出于荒遠側境山陬海聚之間炎風朔雪之侵陵
蛇虎蝱毒之搔觸既不能守其親而弗往又不能御其
親以偕行往之憂愁鬱積莫可告語陟岵而悲望雲而

歎又或名高者招尤才武者遭諍勢位爭軋語言乖忤
夫則嬰斧鑕具桎梏小則罹竄逐遠謫之災罪及所生
未有一朝之養先貽教世之禍嗚呼所謂遭時奪身期
一日之通顯列鼎選教以娛其親者非若人耶由前而
觀為人親者苟具子之不在側即日進大宰之膳考鐘
鼓之音其心常有愀然不樂者也由後而觀則履或滿
蹈危機禍患之至投足無所雖敬使其親兼甘我菽水
之供何可污黷吾不知親之於子欲其饒俸富貴嘗試
不測之險乎欲其安常守素永保天倫之樂乎古之君
子始於事親而欲於事君非節廟之為累而欲訟之為

通也親在不敢以身許之誠為是爾吾友姜君西溪精
學殖行屢困于有司居常戚戚自傷賤貧無以娛親將
以某月某日歸茲竊為太公壽乞文於余恐其中未能
釋然也故為稱述孔子之言而推明其故余雖未識太
公素聞其有學問賢者也必不以吾文為妄而君見此
亦可以憬然無憾焉

章太君七十序

人子之所以為親壽者吾知之矣椎剝肥膏網罟鱉
鉞茹而膏撰五味之珍以為膳撞鐘伐鼓絃匏桐篠繁
啣和會進以窈窕蹈舞應節饌五音五采之美以為樂
此富貴之士得過於時者之所為也居窮而處約竭力
以致養貧不能具甘毳黻色之奉無所致其情而獨求
當世之賢人君子能文辭者作為詩文以發揚其親之
德傳諸不朽此守道固窮之士所以為親娛者然也然
而世俗之為人親者窮口體之遠極耳目之娛則怡然
樂之至於怡淡自得忘他慕而輕外物安心於菽水之

養則非賢者不能故人子之得壽其親者恒難而得壽其親之賢者更難宜乎賢人君子樂取而稱述之也吾友章君升疾奉其母孝太君服勞奔走備極孝敬庶幾古之所謂養志者矣而太君亦夙秉懿德安貧自守甘於其子之養不以窮達介慮余嘗過其家一堂之上融融洩洩生人之樂無以加焉蓋誠有異乎世俗之為母子者今歲八月二日為太君誕辰君踵予門乞文為壽余惟君之意豈以貧不能具甘毳殺氣之奉如富貴得過於時者之所為而欲藉予文以發揚母氏之德傳之不朽哉予則謂人子之於親無不欲舉天下之物

悉以教之而貧窶之子屈於勢置於財恒不能快其所
求富貴之士厚勢而豐財宜無不快其所求矣而獨欲
得賄人君子之一言以稱述其親而或德不孚於視聽
誠不彰於遠邇則賄人君子必靳而惜之不肯輕出其
言以阿人之所好然後知人世之所有極絀華侈麗之
觀皆可以力圖而惟此單詞片句之難得而可肯焜耀
乎無窮也君之以是為親壽誠知所重而度越於尋常
之見也哉予也道不足以信人言不足以行遠豈能為
人之親計不朽者願獨喜為文詞而又辱與君交聚知
君之孝與太君之賢皆今日之難遇者也故不辭而教

為之序

壽金翁鎮寰八袞序

夫生辰為壽非古也然猶近於古詩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其人子歲時伏臘于甘旨之外別有樂豐年而介兕觥者蓋無歲不舉焉未嘗必于懸弧之辰而致其殷勤也願嘗觀于養老之禮又何多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微道東序釋奠于長老遂設五更郡老之席位焉又于簡不帥教出征受成獻歲每入學必養老焉其他搢紳共食雖以獻鳩伊耆氏共齒杖而遺父司門之屬靡不致其職焉何養老若斯之隆備耶然則生辰為壽雖不出于古其猶有養老之意者耶金姓出金天氏其賜姓

獨早後此子姓蟬聯隱顯不一仁山氏為功于理學此
尤且較著者今于吾金翁尤足慶金翁鎮寰少年負
有為之暮氣岸不群其家于遼也世為著姓而翁更奇
偉為時所推重其為邑也以赤玉封書其為州也以青
菴換粟誠有廉敏足攝者其為政仁而不苛勤而積德
以故年登耄耋神明不衰子孫純三有荀龍劉驥之感
將采之伴爾多福未可量也今者夏五之月為翁八袞
錫其親友要予一言以為頌予請得終夫養老之義為
昔者鄉飲酒之禮設介傑之位歌鹿鳴之詩百拜而後
飲詩終而即出事尊禮備忘老之誼獨優為假令以全

翁當此太平之遠尊誠有不愧者夫生辰為壽非古而
以此象柱之又安柱而不近于古耶因書之以為壽

大宗伯王先生文集序

方鵠嘗見蔚州魏先生之集而歎為至文竊念當世學士大夫從事斯文甚衆務多以明博鉤深以為遠窮年矻矻用力蒸痺矣而考其所存不出詞章訓詁之間獨魏先生之文與臣言德典子言孝率然矢口去必根於道義本其身行心得發之為言不屑雕章琢句而渾厚敦樸之氣使人對之正襟斂容而起愛起敬也丙辰冬宛平王先生復出其集授方鵠使卒業焉既董次為若干卷喟而興曰美哉二先生之集何其異曲同工乎伏請先生集中上告君父中對友朋下訓勉其門人子

第累千萬言其不歸於忠孝道義者斯矣教人為學斤
去新奇可喜之論惟以踐履篤實為主其不本於身行
心得者抑又鮮矣二先生之學同故其文亦同譬之水
然江河淮漢為名各別滔滔汨汨日行萬里而滙於海
則一然則雖欲求其異豈可得也而先生之修辭原本
於六經出入於史漢諸大家色黝然而光味冲然而長
則又世之枯心腐毫專力於文者幾以加焉方為不自
求溺於俗學晚始悟古之為文所以明道非苟作者嘗
欲以是告之天下而愚且賤人莫之聽也余一見之魏
先生美又復潏之先生二先生為世宗工言動人所師

仰語不云乎登高而呼穀不必疾也而所及加遠今而後學士大夫皆舍其詞章訓詁之習而以正人心明學術為本務其自先生此集始矣

星公子詩序

余嘗讀秦風至車軋鐵小戎無不諸篇所言皆曰猘
馳騁攻擊戰鬪之事慨然想見其時之人焉信雄鷲躍
馬勇勇之樂下而婦人女子亦知有赴敵死綏不敢含
怨之意何其剛勁如此竊意五方之粟不齊東南之音
柔婉而西北之音猛厲得之於天殆合雖數千百年當
有終不可得而變者星公子生於秦其處即河渭之間
詩所為載檢載騁同仇偕作故處仕宦又數躋教起不
得大辰志於時發而為言宜乎多感慨壯激涕鬱不自
持之致而吾取其詩誦之和平溫厚無纖毫類其土風

者天地氣有時移易今之秦非昔之秦矣抑星公子所操之音為欲獨異乎其鄉也噫吾知之矣人之可得而限者風氣也本不可得而限者學問也風氣之偏惟學問可以救之星公子學道有年其造詣深矣而或區區拘一偶之風氣怪其詩之變不亦陋矣哉抑又聞之古先王既采天下之音陳之觀其風教之實其俗而又吹律定中較以示之卑使柔婉者不降於弱極厲者不入於傲無一人不欲納之中和之內今日

聖主在上如有意乎轉移世運一道德同風俗之事則星公子之詩其權與耳矣

雲起樓公燕詩序

已酉十月吳侯伯成張宴於雲起之樓坐客十人皆四方之豪英與邑中之名秀也余以非才謬廁其列酒酣樂闋投簡賦詩人各二章既成屬為之序余惟先王之道一張一弛蓋古之善為政者既勤其職業矣而聽事之暇必有臺榭遊觀之娛賓客過從之樂優游為泮奭為使其耽聽之所及無不可資神明之助今之仕者不然其或徧州下邑刑政稀簡名為稍：無事而四境之內僻仄陋狹無山林岩壑之美又人跡罕經輪鞅鮮至所與接者一二吏民鵠舌啁噪莫適與語則其所以游

目而勝心者蓋寡矣而東南諸大縣如錫之比則賦歛之繁徵訟之賾從宦於此俛首朱墨之間左律右牒群吏環擁雁行以進雖有傑特之才所不得食勞不得休堂皇之下無敢過而問焉與之語探竒搜賅又酒歡譟之事不過咨嗟嘆息穆然神往而已然則侯令者嘉與二三君子登山而凌雲弄泉而掬月謝氛埃之溷濁極觴咏之流連豈易得此一日乎余既感斯造合於古張弛之道而又羨侯之才從容肆應不為繁劇所困臺榭遊觀之娛賓客過從之樂他人欲有之而不能者惟侯敬濟而有之也於是乎書

江南韓中丞贈詩序

康熙三年六月

天子聞蘇州民重困命撤駐防大兵回旗下先是
詔壽未下前數日駐防大帥聞將撤回益縱卒為暴臨
行又多索舟船下夫殺糧芻芟稍不稱意則鞭撻吏民
人情洶。於是巡撫都御史韓公悉心籌劃早夜拮据
日坐堂上庀治軍行所需費用若干毋令空乏使彼籍
口間則騎馬周視城內外禁遏亂虐凡兩月軍盡行民
不知勞事皆辦集遠近士民焚香合掌詣公拜祝者擁
擠庭下如山雜呼之聲震動天地公謀止不能止流傳

京師予適在史館聞之踴躍起歎曰嗚呼上下相感之神也有如是哉世之官于東南者皆言吳人傾險難治其吏民舞文執法而巨室大族又多驕淫縱恣為之長者雖加意撫綏之不知有感恩報德之念于是吾吳自泰伯以來數千年仁讓之俗重為人而詭厲今觀公之施于民者如此而民之報于公者又如彼不啻響應之從而得數之答也然則世之言難治者然歟否歟夫在上者莫不欲得灌斬愛戴之情于下而在下者亦莫不欲致灌斬愛戴之情于上二者往來相期而不相遇何哉上之人以為威力權勢足以操縱其下而無事求民

之情下之人端然惕于上之威力權勢奉承奔走之
不暇雖欲獻其情于上而卒不可得蓋四方之民皆然
非歌吳人而已也然予觀今之天下奉璽書杖旄節以
鎮撫其民者衆矣問其農夫則相慶于野問其商旅則
相慶于市問其士大夫則相慶于朝各出懽忻愛戴之
情欲獻之而唯恐後求如我吳人之于公者未之有也
豈不任威力權勢以操縱其下而焦心勞思之以曲求
民之情者公然而他人不然歟抑豈思之而必感德之
而必報上作而下應獨吳人然而四方之民未必皆然
歟則雖謂秦伯仁讓之俗至今猶存而天下之最易治

者無如吾吳人未為不可也嘗考我吳自明設巡撫以
求其卓然可紀報稱不絕者惟周文襄公忱王端毅公
怒為最端毅之法文襄纔四十年而公之去端毅已二
百年吳人惟忻愛戴之情欲出而獻之工者三百年之
間僅再見焉此其人尤非易得而其事尤非恒遇者矣
然父老言文襄在吳奏減糧額教省萬甫止疏而即報
可在廷不得聞其說端毅時妖人王臣扶肉豎橫行吳
市立捕之斃于獄然後奏聞蓋二公之得行其志無所
掣肘者如此今公之撫吳目覩閭閻之疾苦驕兵悍帥
憑藉城社為人尊官所過之難百倍二公之時而公不

動敷色措斯民于衽席之上其所造又過于二公之功
宜乎吳人惟忻愛戴之情欲致于公者發而不可禦至
于此也然于是在朝公卿皆為詩紀其事而于吳人也
尤樂道其所以然者以為公之著績在

皇家紀功在冊府無佚區區之頌禱而我吳人恭事長
上不敢背德之俗得因公而無詬厲于世是誠不可無
述也

蔡樂天詩集序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嗚呼士讀書學道誦法先王而
槁項黃馘湮沒而無所表見詎不悲哉夫其所以無稱
者豈非以言之不立也行之不修也言之不立而行之
不修人之不稱之宜矣言之立而行之修而人卒不得
而稱之何哉杜欽谷永漢之名人也而梅福變姓名為
吳市卒其時無有稱之者矣王謚殷仲文晉之名人也
而陶潛棄其官隱于一鄉其時亦無有稱之者矣然自
今日而觀之人之稱之者其在欽與永乎抑在福乎其
在謚與仲文乎抑在潛乎則意君子之所謂稱者貴乎

一時而又賞乎百世也以予之茫昧寡識行乎天下之大所見知名之士為世所稱者衆矣言之立而行之修者何人哉其言與行之交至而無媿者則梁溪秦君樂天是也樂天為人落：穆：可敬而不可踈可親而不可狎與之遊處塵意俱盡使其得遇必不為缺與永仲文與謚不得過必能為福與潛惜乎世之稱之者少而間有一二稱之者則又徒以其詩也雖然吾觀樂天之詩如昔人所云質而實綺臞而實腴彷彿與其人相似而今之工詩者皆為嘈呖鏗鏘之音爭雄于激調氣象之間則恐世之稱樂天之詩亦未必得當其實也夫不

信于俗必合乎道不有聞于今必有傳于後則樂天之
可稱者斯有在矣其毋汲汲乎一時之名哉屬樂天命
于論定其詩故為極言之如此

漁洋山人詩集序

昔杜牧之吞莊充書以為自古文之有序皆後世宗師
其人而為之今與足下並生斯世而欲序足下未已之
文甚為不可余竊以為不然君子病無乎中而致飾於
外六病有乎中而不表見於外者其人之言不足以垂
世而行遠與而吾比之為狗時俗而寵譽之是導佞而
貢諛也恥孰甚焉其人之言足以垂世而行遠與則雖
與吾並時而生將宗師之不暇而詠歌之而稱述之其
可後乎間持此意以相令人海內能言之士不為少矣
人自以為班馬家自以為會荆一言未出諛音四起考

其旨義十不獲一余雖未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稍是
於心嗚呼豈今人之言果無當於古人與抑瑰奇傑出
之才亦固恒有而予偶未見之與予友王貽上弱冠舉
進士文章之名遍滿天下不以予為奔鄙一旦出其詩
數百篇屬為之序余觀貽上之詩根情苗言華敷寔義
上泝國風雅頌之遺下極漢魏三唐才人之致蓋有乎
中而表見於外者也非無乎中而致飾於外者也其言
足以垂世而行遠如此予雖與貽上並生今世即欲不
詠歌之稱述之豈可詩哉世之君子請貽上之詩而奮
然以興沛然以感磨龍濯厲以祈至乎古立言之無

輕言著作而為識者之所笑斯厚幸也已

嚴蘇友詩集序

昔予誦錫山倪瓚元鎮之詩蕭疎澹遠脫然塵壒之外
私心慕其為人然常怪元鎮負其逸才不為世所知疑
其感慨激烈拂鬱不平之稟勃不能自釋而其詩固
無有也其後華學士子潛王僉事仲山先後棄世壯年
嘉遜及取兩人詩讀之惟怡情適志于湖山林酒之內
未嘗一語厭薄軒冕以自明其明然後知昔之人或過
或不過其中皆有夷然自足者外物不得而撓之非如
沽奇弔詭之士徒驚世而駭俗也竊意錫之風土清嘉
山川美淑之氣結而不散故高人奇士代產于其間予

之想慕而未見者庶幾訪求而遇之蓋藏諸懷久矣而今乃得之孫友履君：為貴公之孫其才智文采可以騁力于仕進而二十餘即棄諸生優游環堵不求聞達無動乎其中而六無炫乎其外通國之人皆高其行而君初不自知也故其集中之作意象之超越音奏之和乎駐：然渣滓泥垢與之俱化而為夷然自足外物不得而櫻之者歟嗟夫沽奇吊詭之士入河蹈海長往而不顧其言以名利為職鎖圭組為瓦礫一篇之中再四致意惟恐人之不信余謂富貴貧賤惟其所遭而沽：言之不已此其心之所存可知也人能破千金之璧而

夫救于破釜能指萬乘之國而變色於羹豆若君者庶
乎免矣推君之志可幾于道雖以元鎮方之猶疑其未
能及也而予早墮世網常欲一念屏去自託于子潛仲
山之徒而人事牽繫忽々未能徒執筆而序君之詩何
以為情也乎

董秀才文集序

斗室之邑三家之市生其間者出作而不息饑食而渴
飲日之所接不過桑麻鷄犬廬舍阡陌而已忽有告之
者曰秦之咸陽楚之郢鄢齊之臨淄即墨夫國之都會
於是椽臂彌屬而游焉及見夫車轂擊汰肩摩噓氣成
雲揮汗成雨則驚詫矐眙變色而却走問其所為衛街
之美人物之富象犀珍寶珠玉錦繡百貨之需闐難走
狗蹴踘六博美人孺子扶瑟鳴箏風俗之千態萬狀則
茫然莫得其故無他智蔽於其所不知而氣奪於所不
能料夫誠有限之者也予樸遯寡學於六藝之旨百氏

之書未能窺其萬一問弄弱翰為文詞自娛適園所謂
十室之邑三家之市之叱也吾友董君文友不遠數百
里緘其文寄予命為之序予受而讀之凡為序記書論
傳贊銘表雜著若干卷樂府古詩近體又若干卷嗟峨
瀚翰政如秦之咸陽楚之郢鄢齊之臨淄即墨大國之
都會無所不有雖辨博洽聞之士猶將望洋而嘆矧以
予之樸遯寡學驟而見之其驚詫矐眙變色而却走也
不亦宜歟雖然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固不敢與秦楚斯
諸大國之都會齒然出作而入息饑食而渴飲其間仍
有未嘗不同者然乎否乎君才遠過予而願以序見屬

豈定聲得失之間亦或有同焉者君其許吾乎不許我乎予於君文所能知者諷詠之嚮嘆之不能知者姑置焉以俟他年之有得更從而論定之此予所以承君之命而不辭於君者也

周魯秀才詩序

惠山在東南一卷石耳無層崖峭壁藹特詭麗之觀無
興雲洩雨觸石膚寸之効無虎豹龍蛇椶楠杞梓奇怪
不可稱狀之物而名聞天下者豈非以其泉耶蓋自唐
陸鴻漸張又新之後搜奇剔異得斯泉於灌莽間飲而
甘之品為當世最而後之好事者舟楫輿馬接踵重趺
爭欲一識此山吸其芳而漱其潤則知以一泉之故而
為山川增重如此况於賢人君子博聞有德之士挺生
傑出於其間耶南林周君家惠山之旁讀書樂道其品
有類乎斯泉者篋中有詩數百篇發而觀之若所謂層

崕峭巒嶽特奇詭者興雲洩雨觸石膚寸者虎豹龍蛇
楨楠杞梓奇怪不可稱狀者則又無不有矣使操觚之
士有鴻漸又新之徒為之張其穀價君之名旦夕可滿
天下為此山增重若予者但能披發覽誦吸芳漱潤以
自附於好事之後而已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徐太學北遊詩序

古者士之相見也不可無因而合必有羔羊雉尾之物
為之贄以將其意而取其無文也則又有虎豹之皮績
畫之布以飾其觀蓋自周衰遊談之士揚於去就相見
之禮始輕而為贄者漸不可問先王之制于是蕩然矣
然予觀唐宋以來制科既興而陳子昂韓退之歐陽二
蘇之徒往々出其平生所業詩若文以贄於公卿貴人
後進之士靡然效之雖稍異於古之為贄者以吾論之
彼羔雉皮布之飾不過託於物以將其意文之小者耳
若詩與文則精神才智之融結人之極愛惜者一旦出

以為獻酬之具其為文不更大乎且士之相見儕介之
傳命拜跪之煩數而倚於尊者始視而中視抱終視而
倉卒之頃者有不能盡據其懷者矣此固非燕禽疫布
能達也而詩若文則性情之剛柔燥濕學問之邪正是
非大而君民事物政治得失之要小而方言偶語禽獸
魚蟲卉木之微一展卷焉恍若與其人揖讓談笑於其
際故吾以為今士之相見不用贅則已相見而用贅誠
莫若詩與文為得也徐子乎若知名吳下已二十年今
將升於太學太學固士之藪也吾知徐子此行不能不
與人相見而天下之人亦爭欲一見徐子此其間不可

無贅而徐子果盡裨其詩以行徐子之詩才甚高學甚
充體裁精而正變備當世之贊之美誠無有及之者矣
夫古者奉羔禽皮布以贄於人也受之者必為陳酒殺
幣匪壺矢燕樂之具百拜以肅之詠詩以既之蓋所以
報之者甚不輕也詩與文之為贄其不同於羔禽皮布
明矣則所以報之者宜何如哉陳子昂韓退之歐陽二
蘇之後固無藉公卿貴人之延譽也而其時公卿貴人
或推之或輓之發聞其行業而張大其數名不僅酒殺
幣匪壺矢宴樂之為矣以徐子視前人豈有忝乎則今
之公卿貴人所以待徐子者豈可不加之意哉徐子勉

矣。載此贊，以往其有虛左，延之擁篲，迎之分庭，抗禮尊
為上賓者，庶幾不辱徐子之贊乎。不然，吾願徐子姑珍
重焉，而無輕與相見可也。

黃庭表文集序

要上黃君庭表刻其集成貽書告予曰吾少不自揣束
髮學為文輒祈至乎古之立言者六經之旨諸史之言
此吾為文之根柢而盡心焉者也擇官野乘百家雜說
以及浮屠老子之書此吾為文之旁及而靡不披括焉
者也陰陽寒暑晦明變化之候皆吾為文之閱歷而未
嘗玩時而惕日也名公巨卿耆儒碩彥之徒皆吾為文
之師友而未嘗槁居而屏處也以吾才之弱識之闇而
不敢自棄粗幸成就如此吾窮於世久矣人之視吾不
堪其憂吾退而從事於文則曾中浩焉落焉無有踰斯

樂者此吾之勞皇周決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嗚呼吾
之曉：自言而末進者豈以求人之譽吾也哉凡人之
妍媸不能自見而待鑑於物吾於古今人之文一出
入句擗而字比之斤：不妄許苟逆操之請不敢辭也
吾之有事於斯集亦願世之觀之者如吾之慙直以規
我毋以吾之惜者而舍吾也敢以質之晤子吾子盍為
之序夫予與君姓同里學同業又同舉進士相厚善予
之智雖不足以測君之蘊然觀君之用心尊：強
力不怠誠有如其自言者矣語有之既精多者用物如
又曰日見其益則損者至日見其損則益者至今君之

於文深蓄而淺發厚積而薄施而又不自滿假如此倘
由是而益進不已則其所造豈可量哉固為述君之語
以叙君之文夫亦君之微意云爾

家兄西南紀行集序

西南紀行集余兄學亭司理貴竹時作也兄少慕杜甫
氏之詩遠詞命意一以為準集中諸詩尤沈鬱頓挫自
謂不讓古人世之善詩者亦莫不云然也余觀子美少
年釋褐即罹喪亂崎嶇奔竄僅遠行在所謂蘇鞋見天
子涕洟受拾遺是已而往剛許物見逐於時播遷秦蜀
糧糗不充至採橡粟以自給六載憊矣然讀其詩惟憐
憐於宮闕未復寇盜未殄若不知有身之艱苦者其至
性之異人如此豈直語言之工已哉余兄成進士後坎
壈十載始授西南一官泝長江涉洞庭覽三復影躑躅

蠻烟瘴雨之間旋以職事奉大府命後黜入滇教月之
中馳走萬里及改調北歸形狀瘁瘠手足瘃皸家人相
對無不驚恠在名為仕宦實無異於昔之投荒者宜乎胸
中憤結不堪矣而發其詩觀之方且眷戀殊俗軫念疲
民喘_三焉懼不稱朝廷之任使一飯之頃不忘君父蓋
其至性有與子美如一者則言語之相類無足怪也詩
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今之學子美者不惟此之
是求而後後事教律格調之間句櫛而字比之模之愈
肖而背之愈遠也不亦宜乎嗚呼子美值前代之朝昏
闇相繼孤抱忠悃卒不見答而余兄雖沉淪一邑猶幸

遭逢聖世

天子加意人才近聞奉職之吏有不次褒擢者知其必
不謬。久處此也然則古今人何必盡同而余之藉以
相慰者其在斯歟

寄阮集序

秦太史留仙以二月過淮上王儀部阮亭奉使在焉曰
子多作詩以寄我太史曰諾於其歸也錄述作諸詩其
名曰寄阮集而屬余序之予觀太史儀部同舉進士風
流文采為中朝士大夫傾慕迄今十六七年其詩文姓
字無日不挂人口海內望之教為蕃黃髮之士矣而
其齒俱才三十餘年力日以富而好學深思益不測其
所至宜乎兩人相知之深而相得之甚雖也太史之詩
不名一格而斯集皆南北行役之作方其入國問瞻宮
闕徘徊昔時素葦侍從之地追念

先皇眷顧不勝拳舞莫及之痛又具同籍故人或入晉
卿貳或出領旄鉞已獨久滯田里時移政異不能無少
慨於中故其言憤然而深歎然而先一唱三嘆咀味無
盡予久不與儀部相聞聞未知其近自亦多作詩否胸
中亦有所感觸與否合請太史斯集當必為之撫膺而
太息也夫士君子之道出與處爾然古之人有謂居魏
闕之工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者蓋忠君愛
國之誠根於天性不以出處之異而改也詩不云乎心
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夫魏之詩人
食祿與否皆未可知猶倦於國若此太史衆名與朝

致身禁近則其流連反覆而不能已豈不宜哉或者徒
見其蒼源悲慨僅以為一身之感過亦淺之乎視其詩
矣余故不辭而特為推明其所以然并示儀部許其知
言否也

陸真秘笈序

山澤之士就枯槁而玩寂寞忽引之於教色貨利之場
必怫然有所不達而王公貴人身都昌顯一旦欲舍其
嗜好而使之蕭然靜處亦頃刻不能安其居二者豈其
性然哉亦其所處之地為之也然而山澤之士木石之
與居而麋鹿之與遊其不接乎外物者又故外物之至
況乎其若鶩及接之漸熟而翻然自動彼史傳所載肥
遁之徒不能保其末節而養畜於富貴者多矣若夫王
公貴人克自振拔於蔽利之中而靖然不滓其素則古
今不一二見也蓋孔門之高弟必推子夏猶曰入聞先

王之道而悅出見終華靡麗而悅而老民游云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其難如此非夫古之杰矣其得於天者有
歌至之情而勉乎已者有異人之學安能履崇極而隆
威極人世之財藉失守者而獨全其淡然之性不為所
虞之地所推移也歟今我栢鄉魏公殆其人矣公少投
魏科登照仕出入兩朝鱗屨榮寵以他本處此鮮不為
心伙志於其間者而公澹泊不見可好反求乎理性精
研乎義利蓋知自肯而賦物故其鯨冲然若嶽壑之質
其心杵然若草索之修蓋公之得乎天者既優而勉於
學者又至非苟然而已也公之撰著甚富近所編陸真

秘笈皆纂述前哲之遺訓所以節欲養性者而旁及術
家方士之書凡一言一行有合於道悉所不棄雖不足
以測公之蘊而其清遠閒遠耿介獨立之致亦於此可
見爲固非王公貴人汨沒勢利者所可及而亦豈山澤
之士矯稱肥遁者可同日而語也其所謂獨全淡然之
性而不受推移於所處之地者哉雖然昔之人如張子
房李長源之流功成業遂莫不借神仙之說以寄其優
游之志然子房事雄猶之主親見韓彭之禍而長源周
旋李輔國元載之間幾不能全其軀是皆有所爲而記
焉者也今公際昌盛之朝若相十心言聽計行無所感

動於中而其素尚亦在乎此然則公之意於是乎深遠
而讀是書者亦當慨然於其間矣

徐藝初字序

吾友徐君原一字其長子樹穀曰藝初而請予為文推
明其義予聞之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備禮以耕之
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蓋
古昔聖人教天下以治其躬者多取譽於農夫之治其
穀既耕之矣又必種之既耨之矣又必聚之夫然後安
而享之而無媿甚矣穀之為用之鉅而藝之者之不可
不盡其力也然吾觀穀之名不一自五穀而外又有八
穀二十四穀以至百穀其種之美醜不齊而其用之貴
賤各別藝之而不盡其力則已藝之而盡其力而不得

其所為美且貴者焉則雖竭其耕之種之耨之聚之之
勤而安而享之之日不可以登簋簋如運豆薦之明神
而羞之王公及見其不可於是始追悔失其所謂美且
貴者帝皇踰階咨嗟嘆恨而其時已晚其氣已衰欲致
其力而無由是故善藝者必慎乎其初嗚呼君之子產
非世胄又彬彬然陶於聖人之教所謂美且貴者生而
具之矣由此修禮陳義講學本仁盡其耕之種之耨之
聚之之力以庶幾於播學以安之之日吾知必有登諸
簋簋如諸運豆薦之明神而羞之王公者自今以往尤
宜勿負乎其初

二從子入鄉校序

古今士習之變何其難易之殊歟古者十五而入大學
上之人五師以教之其德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孝友睦
姻任恤其藝禮樂射御書數必三者無一不備而後可
以為士而今庠序之中不過朔望請謁退修其帖畢之
業以聽上之考校猶故事而已故古之士常難而今之
士常易然古之士業成材備則鄉大夫以賓禮之之獻
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以饒於鄉百執事
之選無有淹抑在下者而今之士屈首揣摩以應有司
之尺度薦於鄉者百不得一焉貢於禮部而策名天子

之是者予不得一焉雖有奇才異能舍是無以進故古之士常易而今之士常難由是觀之古之難者常在於已而今之難者常在於人歟夫其難在己者精之有身心性命之功粗之有殺律度數揖讓進退之節其蘊至微而事至繁矣然一旦反而自求其理渾然具足勉之不已卒無不至者焉而其難在人者獨已之心思以徇人之好惡或得之此而失之彼或合乎一人而背乎多人故閭巷之士有束髮受書迄乎老死而卒無成是則古之所為難者未常終難而今之所謂難者乃誠難也雖然今之所謂難者誠難矣而求之而得之者恒不乏

人焉古之所謂難者未嘗終難而卒未見一人求之而
又得之何也豈非古之士盡其在己者而在人者不求
而自至故士皆競勉於己今之士汲汲求之人而猶恐
不我知也又安肯退而求諸己為其無當於吾者哉如
是而欲士習之迺乎古必不然矣吾不敢望之令人而
於子弟竊用自勉也今漚興振瓊之列名學官也儼然
有士之稱矣其徒志令之難者歎抑斯進古之難者歎
如彼志令之難則備其姑畢之業以聽命有司二子既
知之矣欲斯進古之難則毋達成毋自滿必德行藝兼
備而後可以為士吾之聞于古者願二子告也夫古之

所謂難其在今誠無當進取之教然于今之所謂難亦未嘗有害也有志之士足乎己不慕乎人雖使古之難有害於今之難猶毅然為之不顧况其可以兼修不勝如此莫憚而不為然二子誠於古之難勉而歧之而今之難徐而俟之美今之不古若而又豈特予一家之幸也哉

送許孝廉序

予與魏環極先生遊教講說書義先生嘗語予孔子告
子夏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蓋病其篤信謹守太過
欲進之廣大高明之域所謂小人儒者六言狹隘之至
本末無足觀云爾予退而思之深有味乎其言也夫儒
者一身天地萬物往古後今之理無不盡以屬之規模
氣象為何如此豈較錙銖守皮寸者一能勝任乎願嘗
以君子之道高大而靡窮君子之功切實而有序聖人
之論君子不一其教人為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通
其以君子自迪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有餘不敢盡爾先儒論為學之方即灑掃應對之節
充之不已窮神知化無不具焉若本其躬行心得之迹
而自臻乎下學上達之妙然而賢智之士玩心高遠往
往聞而忽之以為立乎其大者而學無餘蘊矣博文約
禮之功皆可不事未有一日積累之勞而徒恃虛渺之
意見冥情罔行恣睢戕裂其不流為無忌憚無幾也夫
驚高竒而厭卑近苦檢束而愛縱肆者之常情自此趨
彼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勢故以子夏氏之曲謹異端至
自之為賤儒而其立教平易向門之士識為有求而無
本似過於拘方者然一傳而為田子方再傳而為莊周

棄師說數其倡狂悠繆之談至今二氏竊之為世道禍
况如先生之言假以聖人之論昇以至美之名而天下
安有不相率從之爭為窮大而無歸也哉故予以先生
釋君子儒小人儒正精終不若前說之為正欲復於先
生而未及也吾友甫州與予論狂禪以禪不如狂言有
類乎先生者甫州在京師接名公卿甚多獨未識先生
而去頗以為憾予因以所聞於先生者告之并贊以已
見為益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甫
草以之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予以之

募修翰林院瀛洲亭跋

翰林院瀛洲亭叙自前朝諸儒嘗講論乎其地爰垂
昭代羣賢六慙息於其間嘉名長在非比海上之荒唐
清禁相望直接天中於咫尺屬歲月之更移致風雨之
侵蝕周道未改傷哉草之忽焉遺趾徒存喜喬木之無
恙某等自慙承乏有志振興值茲

天子右文之時兼逢多士彙征之候欲副論思啟沃之
任必竭通經稽古之功簿書期會既不煩其心胸游息
藏備須賴陶其情性則此室廡之偃仰匪徒觀聽之光
崇道德為地忠信為基當思締造之力庶恥為門仁義

為完常嚴出入之人頗獨力之難成藉衆勤而湯舉備
明舊制在陳其等敢辭其勞與理廢弛樂諸君子共肩
其責各出俸資用襄盛典庶幾落成之日歲沐燕慶之
安絃誦偕脩討論不廢浴沂舞雩之趣希子哲於聖門
塗風美月之懷追茂叔於官舍上以揚

聖朝之休風不以存玉堂之故事敬書簡首述聽嘉音